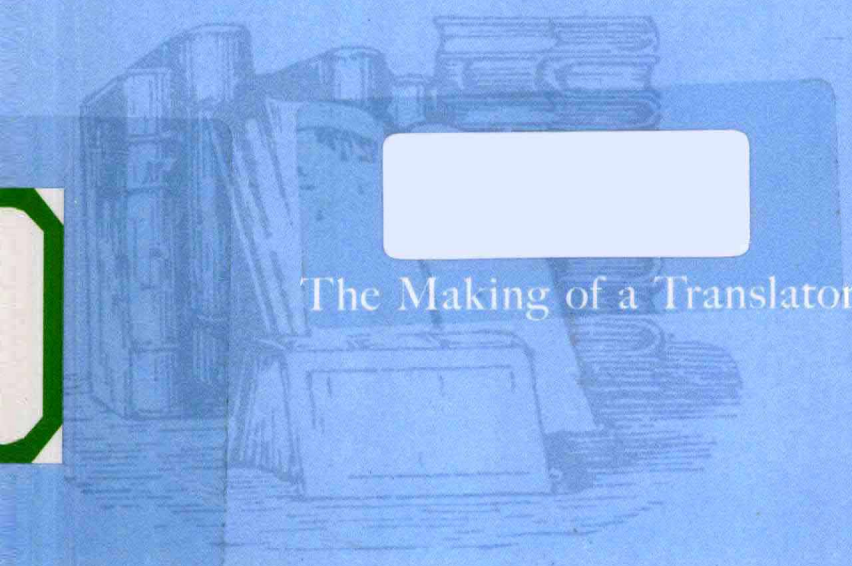


◎ 胡允桓 著

悟与创

《译海求珠》增订版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胡允桓 著

悟与创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

《译海求珠》增订版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悟与创 / 胡允桓著. — 《译海求珠》增订版.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ISBN 978-7-108-04282-8

I. ①悟… II. ①胡… III. ①文学翻译—文集 IV. ①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614号

责任编辑 李 阳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29.00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 原

引言

一个无知者的声明

庄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照此说来，我既然写了这本书，就已经无可奈何地将自己置于了无知者的境地。与浩如烟海的人类知识宝库相比，说自己无知，并不为过。这可能算是多年来自己只以文学翻译的实践为主，从未想过“著书立说”的重要原因吧。虽然我在鲁迅文学院任教时，学员们曾经多次希望我将讲课的内容编写成书，我却始终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求。后来，还是三联书店的朋友终于说服了我，使我勉强命笔。当然，自从接到约稿的要求，我就一直在考虑三个问题：写什么？写给谁？怎么写？初看起来，“写什么”似乎不成问题，从步入大学研读外语专业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个春秋，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也有了三十余年的纪录，占了其中的大半时间。没有经验也有教训，没有辉煌也总有困惑吧？问题是写给谁？什么读者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呢？在“名人效应”使“名人自传”得以畅销的年代，我这个“非名

人”绝没有赢得广大读者群的奢望。若说是写给业内人士看吧，我既不敢在我的师辈面前班门弄斧；也不敢在我的同辈中肆意炫耀。而人家中年才俊已然硕果累累，谁还有闲空读你这种“师出无门”的货色呢？至于青年新锐嘛，恐怕更不屑于看你这“过时的人”的陈词滥调。我讲课的时候，懂得要抓住听众的心理，否则，讲的内容再好，人家也听不进去。我也当过编辑，深知如果一本书没有读者对象，就没有市场，印出来岂不是给出版社增加经济负担吗？——当年我应安徽文艺出版社之邀，翻译四卷本的《霍桑小说全集》时，就曾提醒过他们：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很有开创性，对后世也极有影响，作品是传世的，值得译介。但好书不等于说就有好的市场；出版社要提高出版品牌可以，但要做好赔钱的准备。后来让我心安的是，印数四千册的这套全集还是售罄了。

如果说，掌握了外语丰富了我的思维能力，加之广泛阅读及随之的领悟，并且注意观察生活，使我年轻时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见解的话，我现在就必须换位思考：人家读了我在本书中陈述的观点，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还会有新鲜感吗？诚如英国著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所说：“一个会讲话的人，不是记得别人说过的话，而是能够说出让别人记住的话。”我没有博闻强记的水平，不敢说记住了多少别人说过的话，当然更不敢奢求让人记住我说的话。而如果你说的都是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还有必要写出来吗？浪费他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我可不想承担这样的罪名。然而，当过多年教师，至今仍在四处讲学的我，大概已经深染“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的痼疾，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读书和工作中的感受，

仍想一吐为快。就算为他人引以为戒吧，总比自己闷在肚子里抱憾终身要好。既然早已感悟到“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低调对待人生，那就“无为无不为”一次，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公之于世吧。从自私的角度来讲，果能由此而在总结的基础上再有所提高，从而激起自己的“衰年变法”，于有生之年，再为读者多奉献一些好书，亦不失为一大快事。

初稿写成之后，我曾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众说纷纭，有些看法甚至截然相反，连我自己也莫衷一是了。看来，以我个人的性格和水平而论，“丑媳妇”也就只好这样见公婆了。

让我自己可以感到宽慰的是，我虽然在各方面都无法做到“第一”（本来就“文无第一”嘛），但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好多方面做到了“唯一”。我的意思是说，我走过的治学之路和我在学术上的一些管见，终归是我自己的。虽不敢说有独到之处，但绝对是个人独有的心得体会。我虽然主张要做具有学者水平的翻译家，但在学院派教授们看来，我缺乏成套的理论体系；反之，我的那些学究式的观点，在一般人的眼中，可能又过于拘谨刻板，不足以效仿。客观地说，在从事文学的专业队伍中，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只能是配角，充其量是交响乐队里的中提琴，永远不会担任主旋律的演奏。而按照我给自己的定位，在攀登巅峰的翻译队伍中我只能算是一名替补队员——这使我想起当年做教练在比赛中换人时的尴尬：替补队员本来技术就不如主力队员，却要在赛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没有足够热身的情况下，临时登场去解决主力队

员的问题,表现不好还要挨观众的哄骂。因此我那时总是鼓励就要替换上场的队员说:放手去打,出了问题决不怪你。可是对于这本书,我却始终感到底气不足,读者(其中会有专家)是观众,可不是教练,人家不会有教练体谅替补队员苦衷的宽容心理。因此,我是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不过,我认为,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还是可以的。宽泛一些说,本书所涉及的面,无论是学英语专业的,做文字工作的,还是从事文学创作及研究的,甚至节目主持人,尤其是热爱文学翻译的朋友,乃至还在学校读书的莘莘学子,我们都可以交流。作一块引玉的砖抛出来,希冀能有更多的人关心我们的文学翻译事业。

以前为了教授英语和文学,我都做过不少卡片,用时信手拈来,稍加组织,即可登上讲台侃侃而谈。平日里与朋友和学生交流,也没有语塞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翻译为主题写书,没有经意地积累过资料。因此,观点虽然现成,也曾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及报刊文章中发表过,但是很多例子只好靠回忆了。所幸,一些实例印象颇深,零敲碎打地拼凑起来,也还能说明问题。由于都是实例,或许还算生动吧。这是我所听到的意见中比较一致的看法。多年来,经过我手处理过的数以千万字的稿件,问题当然不止本书中所列的这些。例子再多些,固然更好,但这本拙作既然不是教科书,只要能够说明问题,给人以启发,借此举一反三地付诸实践,也就可以了。

从内容上看,前一部分可能有些杂乱,说好听的,是“旁征博引”,说不好听的,是“东拉西扯”。这其实是我的一种联想式的思维习惯;同时

也想在知识性中增加些趣味性,不致通篇都是一种正襟危坐的高谈阔论。至于我个人的切身经历,略带上几笔,借以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何在各方面成长,在学术上追求的,作为全书观点的佐证有益无损;因为所占篇幅不大,所以不怕有“自传”之嫌;况且,经验与教训并提,亦无吹嘘之意。从形式上看,我虽然想用聊天的方式,以避免教程式的枯燥,但仍摆脱不掉“诲人”的口吻,恐怕亦是积习难改吧。文如其人,当真有读者从本书看出我的毛病,倒是符合我的本意:向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如今马齿徒增,年轻气盛的东西固然少了,可指手画脚的姿态或许倒多了。果真有读者肯于读这本书,我衷心希望能够给我指出问题,帮我纠正。我既然没有前面所引的庄老夫子那样的认知和境界,不顾自己的无知而写下了这本书,已然犯下了大忌,若是再拒绝批评,岂不是错上加错了?

书后的附录是从我撰写过的数十篇前言中撷取的一小部分,分属不同的类型。虽说观点有其一贯性,但自以为各篇还都有些新鲜的见解,附在本书中,以期证明文学翻译应该与研究相互促进。至于作品目录,只能从近千万字的文字中,择要列出。

这里让我专门表达一下我的致谢。

首先要感谢三联书店,没有他们的约稿和鼓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写这样一本回顾自己治学和翻译经历的书。感谢责任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劳动。

感谢我前后二十年从小学到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所有老师,是他们把我一步步引进了学术的殿堂;感谢为我创造了彼此切磋的良好的

学习环境的学友,尤其是为我通读本书初稿的有半个多世纪情谊的故雨刘靖先生。

感谢我工作四十五年来的同事,有了他们对我多种形式的推动,我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感谢我的译者和编辑,是他们这些同行,使我在外国文学的研究、编辑和翻译工作中不断取得进步,才写出了今天这部总结。

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不时的督促与启发,才促使我不停地迎接挑战,学习和更新知识;尤其是张白桦,为我查找了不少引语的确切出处,增加了本书在学术上的依据。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读者,我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无缘谋面,但是多年来他们肯于阅读我的文章,购买我的作品,始终都是对我的极大支持。

目 录

引言 一个无知者的声明	1
一 攀登书阶,乐在其中	1
——我走过的治学之路	
二 敬业精勤,成功之本	17
——胜任文学翻译之要素	
1. 敬业为先	18
——做好一切事情的起点	
2. 功夫在译外	25
——文学翻译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 英伦遗香	29
——英语是既严谨又生动的语言	
§ 汉韵溢彩	62
——汉语是最优美和最富于表达力的语言	
§ 本固枝荣	92
——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知识和修养	

§ 厚积薄发 119

——知识结构要尽可能宽厚完整

§ 源头活水 139

——丰富自己的阅历,切实体验人生,努力认知世界

三 文学翻译之我见 151

翻译的本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152

文学翻译为最难 163

V字形的折线:理解与表达 166

上下文是最好的词典 168

也谈信、达、雅 186

研究和翻译相结合 190

文学翻译的几点心得 194

经常探讨的若干问题 203

关于汉译英 228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240

附录:

关于《所罗门之歌》 244

《所罗门之歌》译本序 244

我和《所罗门之歌》 253

——再版后记

悟与创

关于《红字》 258

“血红的‘A’字,永恒的光斑” 258

——译本序

功夫用在译文之外 269

——我译《红字》的追求

前言选录(五篇) 276

《马丁·伊登》前言 276

一个纯洁女人的故事 282

——《德伯维尔家的苔丝》译本序

吴尔夫·《海浪》·意识流 291

——译本序

《莎士比亚喜剧选》前言 298

天涯若比邻 灵犀一点通 304

——爱尔兰及伊根先生印象

主要作品名录 314

增订版后记 317

—

攀登书阶，乐在其中

——我走过的治学之路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性格决定命运。或者，按照文学理论的说法，人物的生活道路是性格发展的轨迹。这样的论断诚然不错，因为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往往是性格决定了取舍和转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由典型环境所形成的典型性格必然从根本上主导了人物的价值观及生活取向；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事物虽然更多的是作家随“心”所欲的创作，但终归还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人的意识的产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不这么简单，客观环境甚至成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更不消说由自己做出抉择了。这是古今中外无数实例都可以证明的。不过，机遇毕竟有其相对公平的一面，当然只会给予那些早有准备并且能够及时抓住的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也赫然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字样。可见中西一理，都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然

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年轻时会因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少不更事的莽撞而难以恰当地“知己知彼”;及至老成练达了,却又蹉跎了岁月,错过了时机,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一个人能够比较准确无误地判断自己个性和能力的长短优劣,找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人生的坐标点,就可以在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岗位上既奉献一己的绵薄之力,又得以享受工作带来的愉快,岂不是两全其美嘛!

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数十年来对文学的痴迷和执著的追求,最终有了理想的结果。不早不晚,在有了自知之明、近于不惑之年的时候,才有了机遇,从而踏上了我所挚爱并追求的文学之路。1978年,国家在百废待兴之际,在全国首次公开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报考与录取的悬殊比例中,我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在大学毕业十六年之后继续我的学业。从我小学毕业立志从文到我跨进文坛的大门,其中虽不乏周折与坎坷,但终于在经历了近三十个春秋之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山阴),本人出生在天津市。天津这座大城市建城设“卫”六百年来,有过数次重大变迁。我没有考证过当年明成祖朱棣南下北上到底在哪里渡河,才为这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曾经的入海口,后来形成了九河下梢、七十二沽的河埠和海港的地方取名“天子的渡口”;但自元朝以降,无论海运抑或河运,由南至北的漕粮和赋银却是一定要经过天津才能抵达首都北京的。听老人们说,天津最早的商

业中心在运河码头西大湾子,后来沿河下移至北大关,等到洋人从海上过来,就在海河两岸——主要在西岸建起了由九国租界构成的欧式闹市区。我出生和长大的故宅,在旧城关附近,离南运河不足二里地,距北大关也不过两小站路,应该属于旧津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地带。童年时最雀跃的事便是随父母兄姊去河边,看运河里首尾相连的船只和岸上弓腰而行的纤夫以及“脚行”散放着的大小骡马。现今的旅游景点古文化街和估衣街,都是我儿时随大人常去的购物之处。始建于19世纪末维新变法之后的三座百年老校——文昌宫小学、铃铛阁中学和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都设在如今称作红桥区的这一带。我所就读的小学和中学,正是上述的两所。学校里良好的设备和优秀的师资使我得到了完善的基础教育。从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来看,良好的中小学教育,不但使我们掌握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更使我们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和会学习的能力,为我们开启了通往人类知识宝库的大门。以我的小学为例,当时称河北省立天津师范附属小学(第一部),教师全部来自省师留校的优秀毕业生,与其他小学相比,教学设备与师资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自然课上讲解蒸汽机和内燃机,不但有可动的半机剖面模型,还有完整的加水和油点火即可运转的微型教具。历史课的郭祉滨老师讲到美国独立战争,说是波士顿茶帮把茶叶倾进海湾,“使波士顿湾成了大茶壶”。成人后我从美国人写的历史书中读到了同样的说法。地理课上马绍元老师讲到美国的地理位置,笑称“如果从中国挖一条大体沿北纬线抵达地球另一端的地道,开口处就是美国”。后来我到美国,和那里的同龄人聊天,

原来他们儿时的老师也有过相同的说法,只是开口在中国罢了。由此可见,我们当年的小学老师堪称是和世界接轨了。从小学到中学的那十二年里,后来的政治运动和目前的应试教育都还没有冲击到课堂教学,理、化、生、史、地这些课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都按部就班地学了三轮,知识逐渐扩展深入,台阶平缓,并没有感到像如今的中小学生那么沉重的负担,而且在当年“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高中并没有实行文理分科。不像现在的学生,理科班的学生,文史地知识极其有限;文科班的学生,不会使用最简单的电路图。其实,就培养思维能力而论,文理课程是相通的。仅从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课来看,叙述文(不论采用了插叙、倒叙、夹叙夹议等什么手法)和代数(不管经过多么复杂的公式推演和运算),都是正向思维;而论说文和几何,则是求证一个结论的正确,可以说是一种逆向思维。语文和数学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物理和化学通过“原子结构”的理论互相沟通了。如果从最简单的地方来看,数理化学科定义中的那种简明又精准的语言文字,不同样是一种语文教学吗?那种概括性极强的定义式的语言恰恰是说明文的基础。而数理化教材中的那些符号,相当多地来自英语的单词字头,不是很容易联想记忆吗?有的中小学生说自己看不懂数、理、化的文字题,这难道不是语文水平的问题吗?(当然,个别出题人的中文表述有时也不够明晰,说明他们的“说明文”并没有过关,类似的表述含糊的现象我们还会在一些说明书上看到。)文理分科的最大失误,从根本上说,是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不能使学生的左、右脑半球同步开拓,无法令逻辑思维和形象

悟与创
